

弓亚斌 许晓芳◎著

唐代咏史诗研究

TANGDAI YONGSHISHI YANJIU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弓亚斌，女，讲师，硕士。199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太原广播电视大学，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元明清诗大辞典》《太原市社区教育课程体系指导大纲》《宜居太原》读本等，曾获广播电视大学第三届“教学创新奖”“太原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许晓芳，女，讲师，硕士。2003年毕业于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职于太原广播电视大学，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才智》《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6篇，参编《太原市社区教育课程体系指导大纲》读本，《太原改革开放三十年典型案例研究》等，曾获太原市教育局优秀信息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唐代咏史诗研究

责任编辑/装帧设计◎张丽



ISBN 978-7-5378-3855-9



9 787537 838559 >

定价：38.00元

弓亚斌 许晓芳◎著

唐代咏史诗研究



TANGDAI YONGSHISHI YANJIU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代咏史诗研究 / 弓亚斌, 许晓芳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78-3855-9
I. ①唐... II. ①弓... ②许... III. ①唐诗 - 咏史诗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035 号

书 名	唐代咏史诗研究
著 者	弓亚斌 许晓芳
责任编辑	张 丽
封面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德胜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3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855-9
定 价	38.00 元

上编 综 论

第一章 唐前咏史诗的渊源与发展

第一节 咏史诗的界定

第二节 《诗经》《楚辞》中关于咏史的描述

第三节 班固《咏史》风格的确立与汉代咏史诗的发展

第四节 咏史诗在两晋六朝时的成熟

第二章 咏史诗在唐代走向繁盛的原因

第一节 诗歌全面成熟背景下的文化氛围是咏史诗生长的土壤

第二节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促进了咏史诗的创作

第三节 文人登临漫游、参与咏史创作提高了咏史诗的成就

第四节 文人的创作意识和品格激发了咏史诗的创作

第三章 初唐咏史诗：在破碎中回顾

第一节 初唐时期百废待兴的社会风气与咏史诗的创作

第二节 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

第三节 陈子昂及其咏史诗

第四节 初唐其他诗人的咏史诗



第四章 盛唐咏史诗：在辉煌中气盛

第一节 盛世情怀下的咏史诗的情感指向

第二节 李白及其咏史诗

第三节 杜甫及其咏史诗

第四节 盛唐其他诗人的咏史诗

第五章 中唐咏史诗：在转型中多变

第一节 安史之乱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 中唐咏史诗在题材方面的开拓与创新

第三节 刘禹锡及其咏史诗

第四节 中唐其他诗人的咏史诗

第六章 晚唐咏史诗：在没落中兴盛

第一节 晚唐咏史诗的兴盛与感伤

第二节 杜牧及其咏史诗

第三节 许浑及其咏史诗

第四节 李商隐及其咏史诗

第五节 晚唐咏史组诗研究

第六节 晚唐其他咏史诗人的创作

第七章 唐代咏史诗的艺术成就

第一节 唐代咏史诗的题材特征

第二节 唐代咏史诗技巧方面的成熟与完善



下编 作品赏析

第一章 初唐咏史诗作品赏析

第一节 “初唐四杰”咏史诗赏析

第二节 陈子昂咏史诗赏析

第二章 盛唐咏史诗作品赏析

第一节 张说咏史诗赏析

第二节 王维咏史诗赏析

第三节 李白咏史诗赏析

第四节 杜甫咏史诗赏析

第三章 中唐咏史诗作品赏析

第一节 刘长卿咏史诗赏析

第二节 柳宗元咏史诗赏析

第三节 刘禹锡咏史诗赏析

第四节 白居易咏史诗赏析

第四章 晚唐咏史诗作品赏析



第一节	许浑咏史诗赏析
第二节	杜牧咏史诗赏析
第三节	李商隐咏史诗赏析
第四节	晚唐其他诗人咏史诗赏析
参考文献	
后记	





上
编
综
论

第一章 唐前咏史诗的渊源与发展

第一节 咏史诗的界定

一、关于“咏史”的不同认定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作为主要以表现历史、吟咏历史见长的一种诗歌类型，咏史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研究咏史诗，首先需要对“咏史”进行概念上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咏史”有着不同的认知，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直接从歌咏的题材进行界定

以黄筠、郭丹、古远清等先生为代表。“咏史诗，是以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咏史诗，顾名思义，即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诗歌”，“咏史诗，是直接采取史实进行构思的一种诗歌样式”。

（二）从所用题材、抒发作者思想感情两个方面界定

以江燕华、房聚棉、梁祖华等先生为代表。“咏史诗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借之以述怀叙志，寄托感情的一种诗歌体式。”“咏史诗，顾名思义，是作者以诗的形式来吟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情的诗篇。”“咏史诗，是以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

件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其主要特点就是借史事的咏叹来抒发自己的怀抱。”

（三）从歌咏题材、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和表达议论见解等方面进行界定

以陈文华、刘慧文、降大任、缪钺等先生为代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凡是以某一（或某几个）历史人物或者事件为题材，对之进行歌咏、评论，借以抒泄感情、发表见解的诗歌，皆可称为咏史诗。”，“咏史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短小精悍的，专门吟咏历史题材以抒情怀、言志向、述见识、发议论的诗歌类型。”，“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作者直接歌咏历史题材、以寄寓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的一个类别。”，“咏史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怀抱，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评议褒贬，借以表示对今人今事的称颂与讽刺，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兴手法。”

以上三种划分，第一种只是关注到了内容题材，偏于简单。第二种界定比第一种更准确，关注到了内容和抒发情志的一面，但仍显薄弱。第三种界定显得比较准确，看到了咏史中“史”的特征，以及史论的一面，但还不够精确，因此还需要了解“咏史”与“览古”“怀古”之间的差别。

二、咏史与怀古、览古的区别

（一）咏史与怀古

《文镜秘府论·文意》中这样表述咏史与怀古的定义，咏史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而怀古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也就是说，咏史诗是由记载的有关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引发的，而怀古诗是由历史遗迹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引发的。这种划分较

好地突出了咏史和怀古的不同本质，为大多数人赞同。

怀古诗重在凭吊古迹和缅怀先人。与咏史诗相比较，此类诗歌的出发点，并不侧重于对某人某事加以评论。宋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三《怀古类》序中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又以悲夫后之人也。”怀古的本意，即是以古之教训为今之鉴戒。清代王士禛云：“古诗之传于后世者，大约有二：登临之作，易为幽奇；怀古之作，易为悲壮，故高人达士往往于此抒其怀抱，而寄其无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传也。”，所谓“寄其无聊不平之思”，正与咏史诗的“唱叹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一样，以感情的融注作为诗歌的根脉。清人朱庭珍也云：“凡怀古诗，须上下千古，包罗浑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议论于神韵之中，则气韵雄壮，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识自见，始非史论一派。”他在此处强调的“有我有人”，就是主张了诗歌的个性化特征。

怀古诗和咏史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怀古诗，它指的是诗人亲临古地，追怀往事以寄托感慨。怀古诗的诗题往往都标有地名，离不开对所接触的景物和相关人事的描绘和咏叹，以及对于古今变化的感触。这类诗往往面对眼前的景象，用浑写大意、虚实相间的表现形式进行涵括，抒写人世变迁和盛衰更迭的感慨。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云：“怀古必切时地。老杜《公安县怀古》中云：‘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简而能赅，真史笔也。”清王夫之《明诗评选》卷四皇甫湜《谒伍子胥庙》条指出：“吊古诗必如此乃有我位，乃当时现量情景。”今人王利器《文镜秘府校注》“论文意”条，评卢谿《览古》诗曰：“唐人览古者，多有出地名者”，同样讲得简单直接。

整体来看，咏史和怀古基本属于异性而同质。他们都涉及历史一类的内容，抒写的都是历史上的人、事、地所引起的情感体验、艺术想象或哲理感悟，他们共同的触媒都是历史，从而引起主体似的情感

体验，怀古比咏史更多一些直观的体验，更具有空间感和画面感。但是具体去分析咏史和怀古，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有很多不同。咏史诗常表现为读史有感，怀古诗常表现为触景兴咏，前者在表达方式上多用叙述、议论，后者则多为抒情、写景，兼有议论；咏史往往是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写，注重表达一种思想观念或者道德评价，怀古诗则侧重“描摹虚神”，通常集中于表达对于笼统“过去”的某种情感态度和哲理思考等。

（二）咏史与览古

从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看，以“览古”为题者，其实与“咏史”、“咏怀”之作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交叉现象。“览古”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吴书》之《吴主五子传》：“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芽遏萌，虑于千载”，此处的“览古”为观览古书之意。文学史中最早以“览古”为题的诗作，最早见于《文选》中卢谌的《览古》：“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谦公何为者？负荆谢厥讐。智勇盖当世，弛张使我叹。”，此诗主要是赞叹蔺相如夺回和氏璧的勇气与智谋，它属于“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的咏史诗，“览古”即浏览古籍之意。也正是由于这首诗，确定了咏史诗中的览古题材。清代袁枚云：“咏史有三体，……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张景阳之咏二疏，卢子谅之咏蔺生是也。”也是把卢谌的《览古》作为咏史之作，另如唐代吴筠《览古十四首》也是览阅古书而兴发感慨的咏史之作，诗人在作品中明确道出：“闲居览前载，恻彼商与秦。”以上所举数例都把“览古”定为观览古籍之意，随时代的变迁后代也有很多以“览古”为题的作品，产生了别的含义。如朱存“南唐保大时，取吴大帝及六朝兴亡成败之际，作《览古诗》二百章。”，《宋史·艺文志》著录为《金陵览古诗》2卷，均为观览金陵六朝遗迹而作，属于典型的怀古诗。北宋夏竦在其《吴中览古》中写道：

“览古长江上，明时起叹嗟。水流吴国苑，花入野人家。夜气销龙剑，秋星见客槎。凄凉馆娃树，西日映平沙。”，从诗题已知为怀古之作，联系诗歌的上下文，可知其中提到的“览古”就是游览古迹之意。综上所述可知，览古其意有时候指观览古籍，有时候指游览古迹。因此，以“览古”为题的作品，从题目看往往不能确定其所写为咏史还是怀古，必须通读全诗，细细地品味其内容，才能确定其属于咏史还是怀古。

（三）咏史与咏古

“咏史”与“咏古”也是古代诗歌中比较容易混淆的诗题。直接以咏古为题的最早诗作是刘禹锡作的《咏古二首有所寄》，前者咏汉武帝陈皇后之事，后者咏汉光武帝阴皇后事。此后诗人李涉有《咏古》一诗，盖咏姜尚助武王伐纣，君臣际会之事。司空图《洛阳咏古》：“石勒童年有战机，洛阳长啸倚门时。晋朝不是王夷甫，大智何由得预知。”吟咏晋朝王衍事。宋代诗人汪藻有《咏古四首》，咏卞和、冯谖等人。上述几首都是典型的咏史诗。事实上，“咏古”一语在诗题中并不多见，却在历代诗评中常常出现。如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云：“又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李东阳有《拟古乐府》之作，其《拟古乐府引》云：“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意，托诸韵语，各为篇什。”则知此实以乐府体咏史，冯氏称之为咏古。沈德潜云：“咏古诗未经阐发者，宜援引本传，见微显阐幽之意。若前人久经论定，不须人云亦云。王摩诘《西施咏》、李东川《谒夷齐庙》，或别寓兴意，或淡淡写景，或避雷同，此别行一路法也。”，沈德潜所举王维之诗实际上是咏史诗，李东川诗实际是怀古之作，则沈氏之“咏古”实涵盖二者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云：“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

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此则以咏古指咏史。又其卷五：“咏古诗有寄托固妙，亦须读者知其所寄托之意，而后觉其诗之佳。”，后则以卢雅雨的《题李广庙》、自作《题邯郸庙》等诗为例，均为怀古之作，则又以咏古为怀古。综上可知，咏古一词或指咏史，或指怀古，或包含二者，并无固定。而咏史和怀古二类诗作，虽有区别，但也很接近，因此诗论家多以咏古一语概括性地代称或兼称咏史、怀古类性质相近的诗作。

由上可以基本确定：咏史诗是指以历史人物、事件、古迹等为题材或者感触点，并对其进行吟咏、思索、借以抒发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历史感悟或者借助咏史来讽谏、教育的一种诗歌类型。

三、咏史诗的体式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体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关于咏史诗的体式，前人有过多种分类，多集中于“正体”和“变体”之分。根据对历代咏史诗内容的排比甄别，按照诗人对于历史的切入点和对于史料的运用，可以将咏史诗分为以下三类：

（一）传体咏史诗

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表述：“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把咏史诗的“传体”称为“正体”，其中的“隐括本传”，就是以史诗的形式为人物立传。代表作有：班固的《咏史》，陶渊明的《咏荆轲》，卢湛的《览古》，颜延之的《五君咏》，柳宗元的《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其中卢湛《览古》吟咏蔺相如渑池之会完璧归赵的史实，除了以诗的形式记载这一历史过程，并称颂蔺相如的美德外，并无其他托意。颜延之的《五君咏》，分咏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等五人。如

咏阮籍：“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言阮籍外表沉晦，而其《咏怀诗》多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隐晦表达心迹，他对世事的感愤和不满，在途穷哭泣的场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传体”的咏史，最贴近于史实，铺叙的形式也近似于史笔。

传体咏史诗在艺术上最看重剪裁，尤其表现为组织历史素材的能力。如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一首，就是雄视千古的“传体”结构。该诗简单概括了秦王一生的功过，诗中除了对秦王的求仙有所嘲讽外，并没有做过多的议论。再如其《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一篇，是歌咏鲁仲连却秦救赵、功成不居的高尚行为；《古风》第53首“战国何纷纷”一篇，感叹战国时期的王室衰微，卿大夫争权窃国的纷乱局面。通过诗人的叙述，可以感到作者是在为历史人物立传，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倾向，只能透过字里行间去做深刻的解读。

但是，传体咏史诗也有不足，由于更多地局限于人物行迹的记述，缺乏诗人对事件本身进行引申和发挥的空间，导致了作者对史实的过度依赖，缺少一定的艺术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传体咏史诗以最单纯的形式为历史人物立传，开启了以诗体咏叹历史人物的先河。

（二）比体咏史诗

比体咏史诗，侧重于“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之外，史料成为寄托情志的一种工具。朱自清《诗言志辨》中说：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这四者的源头都在《离骚》中，由此确定了咏史比体诗的寄托地位。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中云：“《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用隐语的形式来做比况，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达到“理之无定在”。这，就是比体的含义。